

寫在「明清詩學研究專輯」之前

廖肇亨*

詩學，絕對是中國文學理論組成中數量最為可觀的部分。在臺灣，詩學一度幾乎等同於抒情傳統了。詩學，當然包含抒情，難道沒有敘事？其修辭語法、表述、音節難道只能為自我的抒情而設？那麼廣大的人生呢？以及種種知識系統之間對話交流的可能性呢？

詩學粲然於明，復古派（以前後七子為中心）功不可沒。詩學體系的構築一直是復古派努力的方向。五四以來的文學評論家由於強調個性的重要，往往視復古派為洪水猛獸，且多方訕彈。最常見的批評便是譏諷復古派如優孟衣冠（根據袁中郎的話），或「眼高手低」。嘲笑復古派無法將理論與創作合而為一，未能充分尊重個性的發展。（事實上，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絕不可能單獨憑恃充分伸展的個性）對個性不夠尊重，或許確實是復古派的弊病，但關於後者的批評在今日卻顯然具有另外一種啟發，那就是所謂「理論先行」的現代意義。

復旦大學鄭利華教授對復古派的造訪，特別是王世貞的研究，素為學界所重。我們知道原來理論先行的年代古已有之。所有風格、法則、體製，都像是一條條精心打造的高速公路，指引著歸去聖城的方向。在晚明，復古的傾向不獨表現在詩文，在藝術（仿古器物的大量出現）與宗教（例如復興雲門宗與唯識學的傾向）也有類似的心態。復古派的內涵與貢獻是當今研究者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東華大學謝明陽教授論吳喬與許學夷此文勾勒出復古派的影響到清初仍然十分巨大，同時也讓我們重新反省詩學派別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詩學從來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有詩。前後七子的文學創作其實乃係針對理學重道輕文的文藝態度而發（當時另有吳中文人一派，其出發點亦可視為對理學文藝

* 廖肇亨，本所助研究員。

觀的反動，不過兩者採取的進路不同）。易言之，詩學與學術思潮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每個學術工作者不能忽略的重要課題。上海師範大學的嚴明教授一文則針對清代中葉詩學發展，嘗試提出以「學人之詩」來總括有清一代詩學的發展，可以看出一種努力向學術思潮靠攏的詩學方向。雖然此一傾向從王漁洋以來，已經漸露端倪，不過在翁方綱之後此一傾向越發明顯，深獲時人共鳴。有清一代詩歌，以學問為詩的傾向甚強，必須要到龔自珍以後，局面方才有所改觀。嚴明教授的論點作為一個思考的起點應該是合宜的。

在眾聲喧譁的理論陳述之外，實際作品的討論，仍然不應遺忘，於是我們選擇明清之際著名的布衣詩人吳嘉紀的山水詩作為觀察的對象。吳嘉紀在當時名重一時，可惜相關的研究幾乎闕如。黃雅欽教授的文章可以提醒我們詩學的研究仍然必須重視詩（也就是作品本身）自身的特色。

文哲所同仁於九十二年開始擘畫明清文學研究計畫，內容同時涵蓋抒情與敘事。明清詩學的探析，除了讓我們看到明清時期詩學的歷史面貌以外，對我們理解經典詮釋過程的離合、社會脈絡的功能等等時代議題，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層面（雖然此次專輯並未觸及於此，不過我們仍將其視之為未來努力的目標）。文哲所在明清文學研究計畫以外，又有「詩與詩學」研究群的成立，可以說詩學研究（包括作品與理論）已經是本所中國古典文學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此次詩學專輯，只是我們對此深具時代意義的重大課題所踏出的第一步而已。